

bloom 盛开
盛于繁花·锦绣绽开
新概念书系 03-22

盛开
BLOOM

- 路 过 旧 时 光 -

NEW 新概念11年

历届获奖者散文

新作范本 | 方达主编
新蕾出版社

NEW 新概念11年

历届获奖者散文
新作范本 | 方达主编
新蕾出版社

- 路 过 旧 时 光 -

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开·新概念 11 年·历届获奖者散文新作范本 / 方达主
编. —天津:新蕾出版社,2009.8

ISBN 978-7-5307-4502-1

I. 盛… II. 方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32950 号

Bloom · Bloom · Bloom · Bloom · Bloom · Bloom · Bloom · Bloom · Bloom · Bloom

盛开·新概念 11 年·历届获奖者散文新作范本

主 编: 方 达

责任编辑: 刘长鸿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 杨雅茹

特约编辑: 程园园

封面设计: 熊琮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新蕾出版社

E-mail: 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newbuds.cn>

地 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

出 版 人: 纪秀荣

电 话: 总编办(022)23332422

发行部(022)23332676 23332677

传 真: (022)2333242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380 千字

印 张: 19.5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6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印刷厂负责调换)

目录



人与事：灵魂的云朵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■ 2 | 一个人的地理或往事 | 陈武 |
| ■ 8 | 陆游 | 张佳玮 |
| ■ 11 | 迁徙 | 张兵 |
| ■ 15 | 喜爱的竟是“衰弱” | 张吟秋 |
| ■ 19 | 灵魂的云朵 | 刘卫东 |
| ■ 24 | 巷陌 | 林静宜 |
| ■ 27 | 宿舍上空的一丛芦苇 | 晏宇 |

索爱：水蓝蓝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■ 32 | 水蓝蓝 | 王皓舒 |
| ■ 37 | 花事了，芬芳酿造 | 冯元元 |
| ■ 45 | 流水，年华 | 王晓虹 |
| ■ 48 | 我的江南 | 郭阳 |
| ■ 54 | 飘着的云和落地的花 | 赵珽 |
| ■ 59 | 醉笑陪君三万场 | 李雪 |
| ■ 71 | 天堂海 | 柴梦婕 |
| ■ 75 | 恋恋三忆 | 刘欢 |

蓝衣少年：一头乱发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■ 80 | 一头乱发 | 邓若虚 |
| ■ 88 | 道别 | 王皓舒 |
| ■ 92 | 十七岁的支离破碎 | 郭阳 |
| ■ 97 | 我们 | 徐毅曼 |
| ■ 101 | 一梦三四年 | 麦安琪 |
| ■ 104 | 阵雨来时 | 李娜 |
| ■ 110 | 过往的爱 | 柴梦婕 |

声色：我，永忘国，以及夏天窗外的雪

- 114 我，永忘国，以及夏天窗外的雪 戢子丰
- 120 阅读小记之《铁皮鼓》 任晓雯
- 123 非常时期的爱国 张佳玮
- 127 聪明的糊涂女人 宋静茹
- 130 被掩埋的生命 饶俊
- 135 电影映画 黄晨磊
- 140 行走间音乐 晏宇

天使的守护：我永远是你手心里的风筝

- 144 家庭记事 葛鑫
- 148 留在身后的脚印 吴炳见
- 154 我永远是你手心里的风筝 朴九月
- 158 我的父亲母亲 郑汶菲
- 162 十六岁的春天 柳焕杰
- 167 蓝白军棋盒 崔骛

怀念x：温暖身体的那一点光

- 172 温暖身体的那一点光 朴九月
- 177 时光错 陈虹羽
- 183 Jesus to a child 王晓虹
- 186 我的少年 占晖
- 194 我的学生乃奈己 麻宁
- 197 三日谈 易天路
- 201 苏苏 祁晓敏
- 205 两个人的寂寞 易天路

目 录



目 录



轨迹：一次华丽的冒险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■ 212 一次华丽的冒险 | 刘雪 |
| ■ 219 18岁 | 甘世佳 |
| ■ 222 滚石的忧愁 | 郭向华 |
| ■ 225 南方 | 陈志炜 |
| ■ 231 幻觉与真实之间 | 铿小葵 |
| ■ 237 时间的脚印 | 杨晓梦 |
| ■ 242 时光剪影 | 黄永超 |
| ■ 251 秋千遗失的年代 | 崔博文 |

行走：看见萤火虫的晚上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■ 260 斐济, 斐济 | 郭向华 |
| ■ 263 2009 雪乡散记 | 刘潇 |
| ■ 270 无关绍兴的旅途 | 邱天 |
| ■ 274 行走幻觉 | 钟濛 |
| ■ 282 你知不知道花牧南 | 刘畅 |
| ■ 293 看见萤火虫的夜晚 | 颜歌 |



bloom 盛开
盛于繁花·锦绣绽开



人与事:灵魂的云朵

一个人的地理或往事 陈武

陆游 张佳玮

迁徙 张兵

喜爱的竟是“衰弱” 张吟秋

灵魂的云朵 刘卫东

巷陌 林静宜

宿舍上空的一丛芦苇 晏宇

那松枝是有一股松香的，一天天一年年的熏染，那松香的味道早已渗透到弄堂的石缝里面去了。

一个人的地理或往事

文/陈武

电厂河

一条河，白色的，从只有一侧桥洞的空隙处向大运河的方向奔流。河水冒着热气，河面上像是被浓雾锁住一般，风或者阳光都不能将之化开。用手去拭水，那水竟是温热的，让人一下子想到——洗澡。

事实上，电厂河的河堤上已经三三两两地站了一簇又一簇的洗澡人，其间，有的是附近的居民或农民，有的是从别处赶来的，骑的“二八大杠”的自行车有的靠着河堤边的歪脖子柳树，有的干脆把车卧倒在河岸的草坡上。自行车看上去都很粗糙，一律都是“二八加重”车，有的车没有了盖板，有的车甚至没有牌子，系几辆自行车的旧零件拼装组合而成。车轮上沾着很多泥巴，车后座是钢筋和铁条焊接的，比正常的后座要宽许多，也结实很多，显然，这样可以装载更多的货物。

站在河堤上的人开始下水，他们对河床的情况好像了如指掌，他们虽然也探着脚往河下走，但走的速度很快，一会儿，河面上已经是人头攒动了。电厂河是不深的，一个成年男子站在河中央，水位最多到他的脖颈处，这样的水位对于洗澡或者游泳都是安全和惬意的。河堤上是一团一团外套包裹着的衣物，往往会有人待在河岸上替自己的伙伴守着衣服。下水的人都穿着平角的大裤衩，在河水中穿梭翻滚时，很容易就露出了半截白屁股，而他们则把大裤衩往上一提便没事了，一个猛子又扎到了电厂河的温水中。

也有妇女会到电厂河来洗澡，如果说有些男青年是来游泳玩的，那么她们则不然，她们就是来洗澡的，她们甚至带来了“大运河”牌的肥皂，有的还带来了洗发香波，当然，还有梳子、脸盆、换洗的衣裳。下水洗澡的妇女几乎是穿着衣服下水的，她们有的把裤脚卷起来，有的穿着花色浓重的短裤，上身都穿着短袖衫。她们小心地下水，自觉地 and 男人们分开，自己形成一个小圈子，她们一般不相互打闹，她们在河岸边已经洗好了长长的黑发，她们需要在电厂河的温水里泡一泡，就像泡温泉。她们在男人的视线之内，但又不那么清晰，或者是电厂河水汽蒸腾的缘故，或者，她们正好在一个路人无法看清的距离。男人们还在河里戏耍时，有些妇女已经上岸了，不知她们在何处换了衣服，开始在河边上就着热腾腾的水洗起了衣服。

电厂河奔腾了不知几个时辰，开始缓缓地平息了下来，桥洞里已经没有温热的波涛往外涌淌了。河里的人纷纷上了岸，水位开始往下退，有的人在河岸的草坡上晒太阳，对着太阳晒着他穿在屁股上的裤衩，有的则完全不顾湿漉漉的裤衩，套上长裤推起自行车就往公路上走，似乎还有什么活计在等着他。住在电厂河附近的居民则穿着湿裤衩往回走，有的光着脚，有的趿着拖鞋。三班倒的工人刚才是下了班，在河里泡一个澡解个乏，现在要赶着回去睡觉。

随着水汽散去，缓缓平静下来的电厂河慢慢地消失在人们视线当中，现在看上去，裸露着河床的电厂河就像一个长长的水洼向大运河的方向延伸——从电厂的某个管道出发的电厂河水已经汇到了下游的大运河。（电厂河，一条临时的河，一条缺乏生态的河，作为工业文明的余温，无意间的馈赠，却让普通的老百姓一次又一次莫大地享受了洗澡的盛宴）

大礼堂

沉默的大礼堂像一座孤岛静卧在南城(南城镇位于云台山西南隅,与孔望山相望,现为江苏连云港市所辖,系南北朝时所筑,古称凤凰城,因隔云台山与北城(今墟沟)相对,故名南城)一隅,内部的喧哗已荒凉成外面的杂草丛生。大礼堂已经退到了街的边上,虽然还在街上,可它已远远不是街的中心和小镇的标志了。它甚至已经退到了一个不深的陋巷里面,在它面前形成的嘈杂是卖菜的小商贩、三轮车夫、杂货摊子的吆喝,和过路人的熙熙攘攘。(这似乎是让大礼堂蒙羞的,是绝不被允许的,可是,在人们的视线当中,好像已经没有了大礼堂了。)

现在,大礼堂的正门上落的锁锈迹斑斑,角落里都结满了蜘蛛网,门上的玻璃也被什么糊住了,透过玻璃什么也看不见,透过门缝可以闻到一股阴凉而霉湿的气息。里面已经很久没有脚步声了(有的话那也是老鼠的脚步印在沉积的灰尘上),现在一根针落在某处也是可以听见的……

大礼堂的背面是山,正对的是街面,处于南城镇的中心位置。小镇上的人南来北去,都要经过大礼堂。从山上下来挑着柴火到集上卖的柴夫,在镇上找个好摊点卖旱烟叶的烟农,摆上笔墨纸砚现场写字卖春联的旧式文化人,都会选择在大礼堂的两边把摊点安置下来。大礼堂那时是小镇的政治文化乃至经济的中心所在。大礼堂放过的电影多是黑白片,有浓烈的战斗气息,那时在街面上都能听见会堂里面的“枪炮”声和革命先驱高喊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”的口号。

大礼堂里会经常作报告,作报告时大礼堂屋顶上的大喇叭也响了起来。过路的人会侧着耳朵听。大礼堂是向全镇人民现场直播的主会场,到时,各家的有线广播也要响起来,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子需要在家中聆听和学习。电影或大会散场的时候,卖小货品的会活跃起来,捧着木盒子卖香烟的,推着独轮车卖酸枣的,扛着草沓卖糖葫芦的,都会迎向人群,希望能做一笔生意。于是,那一点点在妇女的裤腰里用手帕一层又一层包着的钱,那一点点在男人的数件单衣里被前胸焐出体温的钱,便散在了小商贩们冻得红肿的手中,换成了孩子嘴里甜蜜的吃食。

大礼堂实在是为召开群众大会而建,放电影只是开大会之外的“业余功能”。大礼堂主席台的两侧是“红旗飘展”造型的宣传框,框内是用红色油漆书写的毛主席语录。主席台高于观众席很多,在观众席前方的左右两侧各有可以走上主席台的数层台阶。

作报告的领导会从右侧的“太平门”里出来，一边接受着群众的掌声，一边自己也鼓着掌，踏上一层层台阶，走到主席台上的裹着红绸布的话筒前。

酱园店

酱园店的后门出去就是酱园作坊，作坊现在已形成了一定规模，在酱园店的左侧围墙开了个门洞，挂了个牌子——南城镇酱醋厂。酱醋厂是镇上的老字号，遇上“公私合营”，于是，这家晚清创办的酱园店，成了镇上唯一的做调味品和各式酱菜的厂子。

门洞开了，就有了看门的，就有了传达室，有了传达室，酱园店就更像一个单位了，而不是封建社会的某个小业主的家族生意。传达室除了门卫坐在里面，它的政治功能不可小视，所谓“传达”，便是上传下达，镇政府的开会通知、学习要求、政策宣传、报纸递送都要经过这个窗口。

传达室的正墙上抬头可见的是毛主席像和与之并列的华主席像。过去酱园店没有这道大门，进到作坊里头需要经过酱园店的店堂。基本上，作坊是不示人的，通往后院的木门在营业时一般也是用木门着的，铺面往后走，还有一道深色的布帘子垂下来。现在，作坊已是敞直的了，透过大门口，可以看见大大小小的酱缸布满了院落，酱缸上还扣着像斗笠一般的大盖子，不同的是，斗笠多是用细竹条编的，而酱缸上的锥形盖子多是用芦苇编的，比戴在头上的斗笠大得多。

作坊，现在进到里面也方便得多，说找个人啥的就钻进去了。好奇的人会掀开那酱缸上的大盖子探头看看，一看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你下半辈子就不想吃酱油了。那酱缸里的酱油和四壁上爬满了蛆虫。酱园店的作坊过去为啥包得那样严实，从这里好像找到了一种答案。

酱园店面对顾客的铺面还保持老样子，只是遮着店后头的布帘子不见了，后头通往作坊的木门常常也是开着的，一眼就可以看见院子里头的酱缸。酱园店是石木结构的老宅院（南城镇位于云台山脉系当中，是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，这里的房屋就地取材），石木结构的房子夏天阴凉冬天保暖，墙体是用片状的石块垒成，细密而坚固，墙面通体镶上了板壁，头顶上的木梁有脸盆口粗。铺面也是木质的，左端留下一截空，一块木板担在铺面与墙壁之间，进出的人只需把这块可以活动的木板掀起来。

酱园店的同志（过去叫伙计）外面穿着白大褂（那是食品单位“卫生”的标志吧），

敞开的领口处可以看见里面中山装的封衣扣。酱油和醋盛在大肚子的坛罐里，一只竹节做的圆柱状的舀子就挂在坛口上，那舀子既是舀酱油和醋的工具，同时还是衡器。那一舀子算是一斤，多少都是一舀子，舀多少都是一斤。把一个小漏斗往酱油瓶口一插，让竹舀子里的酱油顺着漏斗嘴往下淌。

酱园店的品种挺多，绝不仅是卖酱、醋那么简单。酱园店几乎制作各式酱菜，酱大头菜、酱黄瓜、酱蒜头、酱什锦菜、酱萝卜、酱辣椒。酱园店在晚清那会儿，甚至还酿酒，在地窖里挖出的老酒坛还有一股浓郁的酒味，镇上的人还把那酒坛的碎陶片拿回家泡酒，说，那叫酒干。

弄堂·锅灶

我喜欢蹲在烧得正旺的灶火边，看灶膛里熊熊燃烧的柴火，我喜欢一把一把地把新鲜的松枝往灶膛里填。松枝有松油，非常好烧，还有晒干的松果，扔进去，就成了一个个小火球。灶膛里的火把我的脸映得红红的，有一股热浪熨贴在胸口，让人感到一种异样的温暖。锅灶做得十分简易，用泥巴、草、石灰做材料，呈直立的蛋形，上有圆口，用来墩锅，侧面是一个椭圆的口，便是灶膛口，锅灶筑成之后让它自然风干，烧上两顿饭，接受了烟熏火燎之后就更加结实耐用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南城老家好像没有换过锅灶。

锅灶就矗在院子的弄堂口。老家是“三进深”的宅院，有前院、堂屋还有后院，那时外公和外婆住在前院，锅灶正是老两口烧饭的地方。现在想来，外公他们把锅灶安排在前院的弄堂里还是有道理的。冬天，弄堂里会有“穿堂风”，坐在那儿瞧街面上的热闹会很冷，锅灶烧起来，弄堂里就会暖烘烘的，完全赶得上现在的暖气；夏天，弄堂本来就很阴凉，烧锅灶的时候还常有风过来光顾，弄堂里即使有一些热气也聚不住，一阵风就吹散了。

也许更为重要的是，外公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，弄堂口来来往往的熟人，经过时都会打声招呼。傍晚下工回来的，会在弄堂口拿个小凳子坐下来，歇歇脚，喝杯茉莉花茶；早上去集上买菜路过的，会坐下来摘摘菜，再请上一袋旱烟，拉呱拉呱家常。老家烧饭的当口，应该是不寂寞的，一壶茶的工夫，一袋烟的时间，饭也熟了，菜也香了……

南城是山坳里的一个小镇。天蒙蒙亮，我还在被窝里，便能听见山里打柴人卖柴

的吆喝声。清晨,屋外弥漫着很重的雾气,街面上还很安静,卖柴人的吆喝声粗糙而悠长,人影绰绰的看不清。这时候,外婆赶紧穿衣起身,她说,家里烧的柴火没有了,她要顺着上山的路,去迎从山上下来的打柴人,买一些柴火。(老家把这称之为“迎柴”。“迎柴”与“迎财”谐音,应该是有一些讨吉利的意思吧。)”柴米油盐酱醋茶”,在这里,我才知道为什么柴在日常生活中是排在第一位的。

在锅灶烧完饭之后很久,弄堂里还是可以闻到很浓的烧松枝的味道,那松枝是有一股松香的,一天天一年年的熏染,那松香的味道早已渗透到弄堂的石缝里面去了。

现在,回忆起南城老家的锅灶,我好像又听见了松枝燃烧的“噼噼啪啪”声,又闻到了那熟悉的松香的气味,又看到了已离开我们很久的外公外婆在锅灶边忙碌的身影。

陈武

1999年因作品《青苔》,获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,2004年因作品《沉醉与缅想》,获第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。作品80余万字散见于《青年文学》、《北方文学》、《雨花》、《散文天地》、《芒种》等刊,并被收入各种选集和年度选,曾在多家报刊开设文化类随笔专栏。曾是军人、电台主持人。现居南京,任某媒体编辑记者。

在所有的必然性驱使下,命运正向我走来。而我唯有在大雨中独自哭泣,了无结果。

陆游

文/张佳玮

❶ 1

南风徐来。阳台上的植物在塑料盆中摇曳不休。有清爽的雨的味道在空气中荡漾。时近薄暮,瀑布般的骤雨开始降落。

雨开始下的时候我正在楼下。第一滴雨穿越夏季之风落到我肩上。在那一刹那我知道有无数的雨点密密麻麻从天空疾速而下,仿佛蔽天之蝗。有雨会落在我头上。有雨会落在我肩上。雨拥有所有的可能性。在这个刹那,它们在空中扫视着这个没有遮蔽的人体,全方位的可能性使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淋湿他的任何部分。

在那一刹那我一念间想到了恺撒的那句话。“厄运如密布的箭弩落下而你无可躲避”。雨亦如此。恺撒最终是殒身于密布的匕首之下,最终倒在了庞培的塑像脚边。他的鲜血最后一次告诉我们,无论是如何的人物,都是无法躲避命运的暴雨的。

2

很多年后我想起这场雨时都会想到陆游。在我的记忆中他冒着潇潇秋雨，在川中的巍峨群山之间骑驴行进。那时他已经不再年轻。他修长的手指已经不再优美如往昔。他的背上裹着厚重的包袱，里面是发霉的经卷和几本书，或许还有一些干粮。我在审视着这个形象时，发觉他已然消磨了当年万里觅封侯的豪情。他像四百年前的李白和四百年后的顾炎武一样，只是在那里行走。这就是他所有的归宿。

在我想起陆游时，我就想到了那两句诗。“此身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过剑门”。这句话有无限的苍凉存在其中。就好像川中的酒，在地窖中多年之后，就有了自己的精魂。虽然淡泊，然而却醇厚典雅。我在思考这句话时，陆游在驴上抬起头，望着剑门山。崔巍如剑的剑门山就是那样耸峙在那里。千秋不变。

3

每个人很年轻的时候，总是有很多可能性。因为都年轻。我们面临着很多路，每一条路似乎都有无限璀璨的未来，但是未来如一座景行行止的高山，被云雾葱茏封锁。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踏下的那一步路将是永恒的。因为我们没有重新选择的方式。

在恺撒倒在庞培的塑像下的那个时代，德谟克利特说：我们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这就是说，我们是无法重新来过的。命运即是如此。大多数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选择它，实际上是反的。

4

陆游记得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来过川中。那时他带着匹马戍梁州的豪情，怀着对唐婉表妹的爱情，来到这片炽热的土地。在我的想象中，他匹马入川时，走在一片绿色的风景中。山川为绿。水天为绿。在这样绿色的世界中，陆游走在无限璀璨而又无限美丽的未来中。所以当他一袭青袍在细雨习习中重走剑门古道时，他一定会回忆起过去那美好的时刻。

我在想象的时候，与陆游有几点相同。第一，我们都在雨中；第二，我们都很惆怅。这个听上去很牵强，因为我们不同点更多。具体在于，第一，他已年近花甲，而我还未到弱冠；第二，他已经走到了末路，而我还有很多路等待我去选择。这两幕的联系性在

于:无论我和陆游曾经有过多么广泛的可能性,现在我们都将面对无法躲避的事。他将在细雨中走过剑门,我将在滂沱大雨中被淋湿。这就是所谓命运。

5

我还小的时候,曾经一直相信命运的可操作性。格林童话中,死神是一个很有人性的人。有着人的善与恶。无论他是善是恶,总而言之,他是具有人性的。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陆游在年少时就梦想九州同,到死也没有成真。在细雨骑驴过剑门时,他自嘲地说了句“此身合是诗人未”,这是对他极大的反讽,也是他对命运的一次妥协。我在抬头看见雨时,想象了很多种可能性。我的意念在刹那间游走了无数的前尘往事。我在那一刹那凝滞在了时光中。我真的来到了剑门山下。细雨如烟,避之不及。憔悴而萧凉的我已无意再举起客囊中残破的油纸伞。青驴蹄声笃笃。就是在这样的蹄声中,我在对自己的嘲笑中走过了剑门。我回忆起过往所写的狂傲诗句,已经不复具有未来的我已无法回首。命运如闪电一般刹那间穿透了所有的时光和所有的我自身。而现实的我在大雨中,在这一刻过去时即将被所有的大雨浇透全身,我即将在大雨中涕泗滂沱。这就是命运。大雨无法重新回到云中。陆游无法回身远离剑门。在所有的必然性驱使下,命运正向我走来。而我唯有在大雨中独自哭泣,了无结果。

张佳玮

第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2000年夏天开始写作,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倾城》《朝丝暮雪》《加州女郎》《再见帕里斯》。现居上海。

除此之外,你没有更大的野心。你频繁迁徙,就是为了一次永久的定居。

迁徙

文/张兵

你频繁迁徙,就是为了一次永久的定居。

——题记

❧ 1

这一天是真实的。我的窗户紧闭,却有苍蝇飞进来。墙壁苍白,雨点密集。地上的积水四处流淌,已无丁点空地。我无法行走,但我无法不行走。我只有跳着前进,鞋子里灌满了水。这些水不是水,是雨的遗体。我这样迎接我的迁徙。雨中弥漫一种悲伤的气息。我还能说什么,大门洞开,我必须出去。只有不停地转移,才能让我呼吸。窒息无处不在,两条铁轨在雨水里缓慢地生锈。我无法阻止。我无法阻止青草疯长,把铁轨淹没。火车没有出现,这让我沮丧,甚至恼怒。因为此刻我很想听到火车的吼叫,可